

# 蒋勋：中华文化有容乃大

本报记者 张盼文/图

## 城乡应有更多对话

记者：听池上的农友说，您的画作提升了他们的日常，也启发了他们的审美自觉。您认为艺术家驻村以来，池上在精神文化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蒋勋：我不觉得艺术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跟他们学。他们有一种双脚踏踏实实站在土地里的实在，还有面对事情的担当和谦卑。而知识分子在农民面前，其实有一种自己不知道的傲慢。回到对于季节的歌颂，土地的歌颂，最后也只是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这么有福气，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艺术能够做的大概就是点到为止，让他们知道生活周遭的环境，原来这么美。

记者：徐志摩说过“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的”，池上农友叶云忠也说“是云门帮我们张开眼睛”。对池上人来说，您和林怀民老师的加持，让他们对池上有了诗意的再认识。

蒋勋：其实池上人有更踏实的生活。他们能够为四神汤熬一个晚上的大骨，按照不同的时间加入莲子、薏仁、芡实、淮山。他们跟我讲，每一种东西，因为煮烂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在加的时候要有次序。那就是一种美。

台湾乡村的人很羡慕都市的人，可是又害怕都市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价钱去听一场柏林爱乐？他搞不懂为什么艺术这么贵。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城市里的人能跟乡村的人有更多的对话。

记者：您觉得在文化推广方面，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蒋勋：我常常问台湾官方一年有多少人进台北故宫博物院，进台湾两厅院（戏剧院和音乐厅）。我觉得他们给的数字不全面。我说你不可以调查2300万台湾人，有多少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台北故宫或两厅院。因为他想都不敢想，他的经济条件可能让他觉得，根本就不能买那个票进去。

所以我们尽量努力地做，想办法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进来。我很高兴见到池上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在台湾很多的领域，我们都希望能够推展，消除文化上的阶级和隔阂。

## 两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记者：您长期推广美学跟文化艺术，也经常往来两岸，在您看来，两岸的文化氛围是否有所不同，有没有什么

熟悉两岸文化圈的人，必定听说过蒋勋。仿佛一夜之间，他讲美学和文学艺术的书风靡两岸，也成为文艺青年和专业人士口中的话题人物。2014年起，蒋勋在台湾台东县池上乡率先驻村创作并担任艺术村总顾问，热度堪为“池上第一人”。

生于西安，成长于台湾，为人亲切和善，嗓音软糯温暖。写诗作文、画画习字、授课主持，蒋勋有着多重身份。古稀之年，他依旧活力十足，甚至想尝试高空弹跳。有学生帮忙刻了“从心所欲”的印章，“下面不逾矩那三个字我不要”，他说。



图为池上风光。

比较显著的特点？

蒋勋：其实越来越接近。从1949年以后，两岸曾经长达40年几乎没有接触和来往，所以难免有些疏离和隔阂，可是近些年来往频繁了，所以越来越接近。

云门两个剧团正在大陆几个城市演出《十三声》，在现场你会发现，年轻观众跟郑宗龙在演出后的对谈，一点隔阂都没有。我原来有点担心《十三声》有关台湾庙口文化，大陆人对此可能不了解，还特别去录了音频节目，做了很多介绍。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有问题，彼此的隔阂真的越来越少。

记者：不少台湾文艺界人士声称，台湾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就那么一路传承下来。您怎么看？

蒋勋：我不敢这样说。中华文化是非常大的题目，我们所认为的中华文化，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去陕北看秧歌，去贵州看侗戏，这次也赞助山东潍坊农村戏剧节发起人牟昌非来台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非常大的包容力。台湾的确保留了一部

分，但大陆有些东西又是台湾没有的。对待文化，心胸越宽大越好，不要去制造很多的隔阂和排斥，特别不要有任何的对立。

## 生活教会我很多东西

记者：从这里延伸出一个老问题，有些人会觉得，现在台湾民众素质比较高，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有了规则意识和社会默契。您觉得呢？

蒋勋：我在成长过程里，当然很感谢因为儒家传统在民间的影响，父慈子孝，朋友和谐在台湾表现得蛮明显。可我不觉得它是正面的，比如许多对立跟冲突，它不太敢面对。还有它缺少个人自觉的秩序，因此会不会也造成台湾现在强调民主的时候，反而乱成一团。

这几年大陆年轻人充满活力，台湾因为经济不好，年轻人有一点意志低沉，有很多人跑到上海、北京去工作，

留下来的觉得没有路可走。这个现象我们也要面对，不要因为人在台湾，就把它掩盖起来，故意说它好，应该让它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

记者：您的作品经常论及生死和众生，有非常多宏大和终极的观照，涉及“大哉问”。那您现在到了70岁，不是对生命有了更深沉的体悟？

蒋勋：不晓得。生命永远是个两难，你有很高的向往，可是你也知道作为人，人性里所有的纠缠，也都很难摆脱。池上教我很多东西，他们的族群很复杂，有闽南人，后来又有外面移民来的客家人、闽南人。到上世纪70年代，跟着国民党来的那些士兵解甲归田，又有很多大陆各省的老兵来到池上。他们就经历了族群上从不了解、摩擦到最后彼此包容的过程。

（本报台北11月15日电）



更多内容请扫二维码，登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日月谈工作室。



池上书房中专门放置蒋勋作品的书架旁，挂着一幅蒋勋的画作。

一个香港中学校长的心愿：

## 助基层学生融入社会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欣）“慕光学生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大都不理想，不少住在观塘区的‘劏房’里，他们的父母大都从事餐饮业，有的失业在家。”香港慕光英文书院校长梁超然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

慕光英文书院所在的观塘区，是香港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之一。根据特区政府去年公布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观塘区的贫穷率及贫穷人口均为全香港最高，共有16.1万贫困人口，10.4万人生活于贫穷线下。

慕光英文书院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起初的校舍只是一个简陋的帐篷，帐篷底下读书的全是当时社会上最贫穷的孩子。”梁超然说，他今年5月正式来慕光担任校长，很认同该校服务基层的理念，“教育应该惠及大众才能推动社会真正的进步。”

“虽然我们在2013年转为直资学校（类似内地的民办学校），但学费收的很低，全年2000港元，而且全校接近一半的学生能免费上学。”梁超然说。

在慕光，每六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来自内地。这些从内地随父母来港的孩子已经成为慕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香港本地学生一起，在这间小而温暖的校舍里学习、成长。

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2017年底，持有单程证（即前往港澳通行证）来港的内地人数约为4.7万人。调查显示，不少内地来港人士和其子女并未真正融入香港社会。

“学生来到我这里，都会一视同仁，我更要求老师们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让每个孩子施展才华。”梁超然说。

朴素的校舍，处处充满温暖。“慕光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不少老师拿着远低于政府学校标准的薪水，也愿意留下来。”梁超然说，不少老师帮学生垫钱交学费，借钱给学生读大学，资助其参加课外活动，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为了帮学校做宣传，学生们还经常自发地在临近的公共屋邨举办摊位游戏，帮小学生补习功课，给屋邨居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我来了才几个月，应邀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下十次，可见学生有多么努力。”

“基层的孩子常受到忽视。”梁超然说，这些来自基层的孩子，智力和能力并不差，但缺乏自信心，需要筹划一些项目帮助他们提升。因此，梁超然为慕光引进一些新的课程理念。他介绍，每个星期二及星期四的最后两节课，学校不会安排一般的课，而是改为让学生自由去选择兴趣课。

据了解，学校组织了接近50个兴趣班项目，包括个人才华训练班、语言课程或其他小组，涵盖学术及非学术类别，例如语言班、手工作班、戏剧班，甚至杂耍、四驱车班等。

今年10月底，慕光和湖北省的4所学校结成姊妹学校。未来，学校将会组织更多的学生到内地交流，加强两地中学教育上的合作。

## 台湾「老顽童」的巧克力「梦工厂」



刘树童在向学徒教授巧克力制作工艺。

陆华东文/图

星相巧克力、小狗巧克力、抹茶巧克力、万圣节巧克力、杏仁巧克力……每当有学生或者客人来访，刘树童都会兴奋地打开冰柜拿出自己设计并手作的各式精美巧克力供大家品鉴。

65岁的刘树童来自台湾高雄，是常州一家巧克力手工作坊的技术总监。虽然头发已经花白，却对巧克力这种似乎专属年轻人的“浪漫食品”痴迷不已。谈起巧克力的历史、制作、文化，老刘总是精神焕发，滔滔不绝。

“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让奶油沸腾起来。”“85摄氏度后倒入黑巧克力。”“将巧克力液体倒入塑料方盒中，抖一抖，除去空气。”笔者日前来到刘树童所在的巧克力手工作坊时，12位学员正在刘树童的指导下制作原味生巧。

调温、搅拌、冷冻、撒粉、切块，每个步骤，刘树童都会走到学员面前亲自指导，纠正错误动作。看到学员做得有模有样时，老刘总是笑着夸上一句：“你做得挺漂亮的！”除了讲授巧克力设计、制作技巧外，刘树童更喜欢跟大家聊一些巧克力的历史和文化。“我就想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了解巧克力，DIY就是一种传播巧克力文化的互动方式。”刘树童说。

为了更好地普及巧克力文化，刘树童曾历时一年，在《常州日报》连载了51篇介绍巧克力的文章，包括“巧克力与健康”“巧克力历史与文化”“巧克力的制作”“巧克力世界”四部分。

细心的老刘专门将这些文章剪下来，装订成册，取名为《巧克力传奇》。记者从他手中接过这本“宝典”，发现里面的文章篇幅不长，讲的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比如《吃巧克力会发胖吗》《如何品尝巧克力》《节日巧克力怎么挑》等等。

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刘树童并非巧克力制作“科班出身”。

自2000年到大陆发展，刘树童的创业方向一直是设计生产包装礼盒。由于设计精巧、质量稳定，他的公司成为不少知名酒类、化妆品和巧克力企业的合作伙伴。

“最高峰时，我们与全球近60家知名巧克力工厂合作，很多工厂都送样品给我们。慢慢地，我也越来越了解巧克力。”刘树童说。

在他看来，巧克力是一门艺术。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制作工艺，做出来的巧克力口味也各不相同。

“比利时的巧克力制作工艺比较考究；法国的追求浪漫，造型美；瑞士盛产牛奶巧克力；德国非常多的巧克力作坊，发明了很多生产机器；美国大大推动了巧克力的平民化。”谈起世界各国的巧克力特点，刘树童如数家珍。

刘树童告诉记者，在大陆生活十几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的发展太惊人了！”

“1992年我曾到上海、苏州旅游，那时感觉还比较落后。20多年下来，上海、苏州已经成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尤其是这几年，高铁、互联网等快速发展，在大陆生活真是太方便了！”刘树童说。

大陆良好的政务环境和热情的民众，更坚定了刘树童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决心。“政府对企业始终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近几年，大陆出台的惠台政策越来越多，企业生产更加便利。常州热情的市民，更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

刘树童告诉记者，未来，他希望建成一个巧克力“梦工厂”，既能展示机器生产巧克力的场景，也能让观众看到巧克力师傅的手工表演，还能开辟一块区域专门做巧克力文化推广教育。

令刘树童欣慰的是，他儿子今年9月也来到常州，与他一起在大陆书写新的“巧克力传奇”。



## 行摄香江

近日，香港东涌的一家日用品连锁店挤满了来自内地的游客。随着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来自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的游客组团或个人前来香港旅游观光和购物。临近大桥香港口岸的东涌商业圈因交通便利成为内地游客光顾的热点地区，带旺当地商业。

上图：图为游客在排队购物中。

右图：图为商场中的内地游客。

中新社记者 张炜摄

